



出嫁

黃清江 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內容介紹： 本書包括四個短篇：

“出嫁”寫一個青年女幹部在臨出嫁時，仍然念念不忘工作，而且把她的工作經驗帶到新的地區，傳授給當地群眾。

“評比”寫一群社員對一個比較落后的青年社員進行幫助教育的故事。

“冬夜”是寫與富農鬥爭的故事，着重刻畫了三個具有不同性格的婦女的形象。

“汛期風雨”寫一個青年的幹部在防汛鬥爭中的英勇行為。

出 嫁

黃 清 江 著

*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一號

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河 南 路 七 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

*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2 3/16 字數 42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8,000

統一書號：10100·2

定 價：(6)一八

目 錄

出嫁·····	(1)
評比·····	(15)
冬夜·····	(33)
汛期風雨·····	(52)

出 嫁

今天是桂英出嫁的日子。

桂英媽媽，為了姑娘的出嫁，昨晚上一夜都沒有睡着，一個人在床上亂想，從桂英吃奶時候直想到她做童養媳，想到她解放後做幹部，彷彿是抽着一根細絲，抽不盡，理不完。耳朵邊只听得房門外頭大水牛的鼾聲，拉風箱似的。庄頭上又有民兵巡邏，在窗外响着自遠而近、自近而遠的脚步聲。直到四更天，頭腦里好像迷漫了一陣雲霧，蒙朧地睡了一忽。天亮醒來，突然什麼也記不得了，什麼也不想了，就忙着燒水、打掃，張羅着喜事。連自己也不大覺得，眼眶里有些濕潤潤的，可是臉上却一直帶着笑容。

桂英的爸爸王金連老头，一天亮就盡在門里門外走出走進，嘴里起勁地在一聲一聲咳嗽。他穿着一件不久前賣余糧後新做的棉袍。當年桂英兩個姐姐出嫁的時候，他都沒有穿上新的，那時生活很困難呀！可是他似乎還記得：大姑娘、二姑娘喜日，當時他心里沒有什麼難過，只是一番焦愁；而今天桂英的喜日，他却顯得心里十分難過，說也說不出來。

堂屋里牆上挂着毛主席像，桌子凳子都擦得干乾淨淨。有一对新燈籠，黃油紙上兩個紅“囍”字，里面插着兩支沒有點過的臘燭。草屋頂，黃泥土的牆壁，刷得一毫灰塵都看不見。

虽然这屋子还是本來的老样子，可是住在这屋里三十多年的老夫妻俩，却忽然感觉得仿佛变了样了。桂英姑娘那活潑潑的說話声音，也顯得特別动听。唉！第三个姑娘嫁出以后，这屋子就要冷清下半边天來。姑娘在鄉里、社里工作的时候，四鄰八舍背后誇贊，老夫妻俩面上光彩，心里也甜滋滋的，这已經成为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安慰了。叫他們誰能舍得她嫁出去呀！

吃早飯时光，社員們和親戚、鄰居們都一个个到桂英家里來了，頃刻間屋里熱鬧起來。年輕的來看桂英姑娘，年紀大的纏着老倆口說話，有的稱贊姑娘好，有的稱贊老人的福氣。众人的热烈的情緒，引得老夫妻俩眉开眼笑，桂英媽媽張羅得越忙，王金連老头也咳嗽得越凶，充滿了喜日的愉快熱鬧氣氛。

按照这里的風俗，出嫁的时辰总在下午。吃过早飯，馬三叔來做中飯酒菜了，他在灶屋里一站，腰里系了一条十年不洗的油膩發光的圍身，手拿兩把鏟子，手忙脚乱起來了。这位馬三叔，通庄上全喚他“办八样”，凡是周圍各庄那家有婚喪喜事，不要通知，他就來幫人办菜，在往年时光，据說他办一桌菜只办八样，少一样不办，多一样办不出來。他手里在忙，嘴里習慣地不断喊着：

“二鍋里燒！”

“小小的火！”

“三鍋里燒！”

下灶坐着水金媽，一面听他的指揮，把麥稈朝灶洞里送，

一面就和他一長一短地聊天。

“这男家对的是哪家呀？”

“自由对象！”馬三叔应用着他学到的新名詞。

“自由对象我曉得呀，是哪一家呐？”

“大圩庄上刘老四家的独养兒子，叫刘福貴，前年还到我們庄上唱过戲的哩！”

“是他呀！噢，怪不道，都說对的好，哎！人才是一等呀！”

“人才，嘿！那塊比得上我們桂英姑娘，她上專区都开过会的，社里的社委、青年团的干部……”

“你还說呢，”水金媽啫啫嘴：“你說姑娘是社委，去年子，人家姑娘动员你参加，你怎不参加呀！”

“我就参加了，別人也不乐意，不如不参加！”

“不参加！你就是懶！終天不見你下地，秈稻長得像插綫香，麥地都像禿子头上的毛，你就靠兩把鏟子过到‘社会主义’吧！”

“哎……哎……”馬三叔用鏟子在鍋上使勁敲了一下，大喊着：“三鍋里燒！三鍋里燒！”

門外一陣笑声，進來了副鄉長徐慶有和鄉長陸真明。他們一面是來道喜，一面是約在这个地点碰头談工作的。我們这里的鄉村干部，他們不論在什么場合、什么地点，都可以利用來开碰头会的。不过，今天桂英出嫁，他們顯然也很关心。

副鄉長徐慶有，坐在堂屋里靠門口的一張桌子边，把手里

的帽子丟到桌上，一股勁地搖著頭：

“鄉長，我說往后不要再培養姑娘做工作了，培養出來都送走了，隨那個婦女幹部，一出嫁做新媳婦，就完了。……”

鄉長陸真明把副鄉長的帽子拿了過來，說：

“你說這話不對啦，嫁出去到外鄉，一樣可以做工作。”

“這個經驗你還沒有嗎？”副鄉長繼續搖頭：“好幾個姑娘了呀！前年子，女村長徐蘭妹，嘿，去年子，小街村上妇联主任姜文英，青年團員李來鳳……”

“徐蘭妹嫁到牛河邊，後來沒聽說嗎？”

“還談呢，我知道，她現時什麼工作都不做，做媳婦忙夠了！”

“姜文英怎樣吶？”

“勁頭也不大了！”

副鄉長把帽子又拿過來戴在頭上，用手在額角上把帽子扣扣緊，帽沿壓得很低。接上嘆了口氣：“唉，可惜，這樣好的幹部送到大圩鄉去了。”

“桂英這個姑娘，”鄉長說，“我看她到大圩鄉一樣工作。”

“大圩鄉，什麼地方，落后鄉呀！”

“人家現在也在醞釀辦社啦！”

副鄉長忽然搖搖頭，笑笑，最後補了一句：

“不談，不談啦！……嫁出門的姑娘，潑出門的水！”

太陽在當頭移動，雖然移動得很慢，但到底越來越接近那個大喜的時刻了。

桂英媽媽拿著一個新買的熱水瓶，沖滿了一瓶水，走到姑

娘的房里來，還沒有進門，先喊了一聲：

“姑娘！”

“媽！”

桂英在屋里正在包着几本書。

媽媽走進門來，忽然又有一顆淚珠子从臉上直掉下來，泪水模糊地望着姑娘。唉！老一輩的人，在她們已經有了幸福快乐的日子時，何以总要牽連着那些旧有的悲痛呢？

昨天夜里那些思潮，重重复复地還沒有离开她的心頭呀！

这个姑娘，她十四歲的時候，那是在一九四七年，那年春荒，王金連夫妻倆手上只剩了几升糲子，眼看这日子要過絕了路了，一切可怕的想法都想到了。这时后庄上有个老婆子到她家來說合，說呂寨鎮上有家富戶，家里沒有姑娘，要是把桂英賣給他家，有五斗糧食可以拿來糊口，当时桂英媽媽沒肯答应，但是那年王金連的媽媽大奶奶还在，这位老奶奶反生了气，她敲敲拐棍說：“你把姑娘留家里做什么，活受罪，讓她出去，她命里有福，到人家那里去过好日子，莫跟着我們苦！”后来就拿五斗糧食把桂英賣掉了。臨走，媽媽送她到呂寨鎮，記得那天正好逢集，从西街上進，媽媽在一个攤子上買了三只热饅头，塞給了姑娘，哭着把她交給那老婆子帶走。帶到那人家，誰知道不是当姑娘，是当童养媳的，那老婆子的話是拿來騙桂英媽媽的。到他家后，不論輕重活計都朝头上压，那人家用一个長工，当家的是个凶婆婆，一天到晚擺着凶相。桂英在这家被折磨了一年，媽媽一年也沒有來望过一眼，她想

媽媽想得要死。一九四八年，就是這一帶快解放的那年春天，她忍不住要逃回家去。有天早晨，她天不亮起來燒好了早飯，拿着拾狗屎的畚箕，推開門來，喊着：“媽媽，我去拾狗屎去。”凶婆婆在房里回答：“早去早來，屋里還有事，不要在外頭玩！”她一出來，走到上呂寨鎮的路上，路旁有家人家是做小買賣的，有一個七十歲的白鬍子老头，她問老头說：“老爹，你是到金家圩趕集，你帶我上牛庄好吧？”那老爹挑起了担子說：“好，你跟我走，不過莫把畚箕撩我家里。”桂英說：“我撩路上去。”到太陽升高，她气喘喘地來到自己家里，見了親生媽媽，撲倒在媽媽身上，娘倆個痛哭了一場，桂英媽不肯放她再去受罪了，幸虧不久就解放了，那家富戶也不來要人了，桂英家也分得了土地。

十七歲上桂英就跟干部做工作，一個土改時來的干部叫郭大姐的，帶她開會，教她識字，她又加入了青年團，從此一年一年變得不同了。媽媽看着姑娘為了鄉里的工作煩惱，心里疼着，可不肯去違拗姑娘的意思。有時看見姑娘夜深開會回來，因為几夜沒好睡，兩只眼睛都發紅了，就說：“姑娘，你工作也要歇歇，几夜沒睡，這兩晚不要去開會了吧！”桂英回答說：“媽，想起早先的日子，工作有什麼苦！”在去年冬天，國家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，她去動員人家賣余糧，接上又忙辦合作社，一家家去和人協商，有時碰了釘子氣鼓鼓地回家來。媽媽看她臉也瘦了，眉頭也皺了，兩眼也發呆了，就說：“姑娘，人都瘦成這樣子了，在家別出去啦！”桂英又回答說：“不能，郭大姐早先也是這樣碰釘子！……”

这些难忘的事情，它們随着出嫁的离别，变成一种異常难过的感情，出现在她們母女的心头。

媽媽在房里帮桂英收拾，桂英反又呆呆地坐着。收拾一回，桂英媽又走出房門來，回头喊了一声：

“姑娘！”

“媽！”

还是只有那样簡單的字眼，說不出其他的話來。

中午，鄉支部書記陈惠蘭來了。陈惠蘭，鄉里人都喊她“女指導員”，她是一个外鄉人。

像往常一样，她坐在桂英的床上，摸着桂英的柔軟的手，輕輕地捏捏，說：

“馬上过門啦！”

桂英臉紅，沒有說話，隔了一歇，她說：

“陈指導員，我还有些話要和你說。”

“你說吧。”

“庄上馬春芳姑娘，去年子办社时候她很積極，我們这庄上，現時妇女積極分子少了。她虽然沒做过什么工作，以后好吸收她做做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十字舍子上，富農周四宝，前兩天又常到我們庄上，找倪麻子，鬼鬼祟祟的，怕的这里要注意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今年社里兴修水利要早点动手了，去年子太迟，拖到冬臘月里动工，春天做到清明头。生福大爹前天就和我說好开水

利会啦，还是沒來得及开，你跟社長說說吧！”

“嗯。”

陈惠蘭点头听着，好像一个姐姐似的拍了拍桂英的肩背。

“桂英，你臨出嫁还記着这些工作。这些事，我都听你的意見。以后你是大圩鄉的人了，我們也不能常在一塊了，你到大圩鄉去，我只有三个要求跟你說。”

桂英用手拉着陈惠蘭的手指，望望她。

“第一个，大圩鄉馬上就要办社了，群众要求很高，你到那里后，不要做新媳妇怕見人，还要把自己看成是个社里干部，把你們的办社經驗告訴他們。第二个，你会寫信，你在那里的工作情形，得空寫信給我。第三个，你工作上碰到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苦悶，多向上級反映。大圩鄉支書老馮，他很好的。”

桂英听着，忽然心里有点难过似的，輕輕地說：

“我都記得了。”

外面堂屋里起了一陣噪声，再細听，原來远处已經有吹吹打打的声音傳來了。

“文娛隊來了！”陈惠蘭站起身來。摸出一个旧報紙做的信封，說：“这是組織介紹信，朱金生（鄉团支部書記）去开会时，托我帶給你的。”

桂英接过了信封，陈惠蘭走出房來。桂英在信封里抽出一張光連紙來，只見有藍色油印的兩行字，中間粗黑地填着：“王桂英”三个字。

.....

婚事是按照新式排場的。文娛隊吹吹打打把新娘子接去，新郎新娘在鄉公所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儀式，隨後就回家了。劉福貴家里，大門上掛了紅燈，堂屋里點了紅燭。除此以外，沒有別的什麼。新娘子到男家的各種規矩都取消了，新郎新娘和客人在一起吃酒。

今天只請了兩桌酒，並不鋪張。來的都是几門老親：姑夫家啦，舅爺家啦，……也很熱鬧。看見新娘貌相好，自然齊聲稱贊：

“新娘真是百里不挑一的人呀！”

“配上福貴，真是天生一對！”

“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呀！”

劉福貴的媽媽今年已有四十八歲，是個不大說話的人，一生都沒有粗着嗓子跟人吵過。晚年只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，凡事都依順她兒子。娶親的事早就在心里攔了好几年了，只是沒有一個合意的人，福貴自己找到對象，她一口同意。她巴不得早點娶媳婦，一來巴望生幾個孩子，自己抱抱孫子；二來有了媳婦就添了個強壯的勞動力。她聽說媳婦是個女幹部，不曉得是什麼樣子的，但娶過門來一看，十分滿意。一樁：媳婦人品貌相長得很好，是個勞動婦女，干得來的人；二樁：媳婦不像那些嘴像麻雀一樣尖的積極分子，她不是不說話，也不是聒聒噪，剛好是那麼合人心意。只有一點，福貴媽心里有點詫異：只是她陌陌生生的走到婆家，怎麼也不低頭害羞，見了長輩也不心怯的呀？

今天晚上，本庄上日常見面的鄰居，大大小小，都哄來看

新娘子。有几位老奶奶，为了要去看新娘子，就在她們那些越梳越小的髮髻上，插了几朵小紙花。老年人，都清楚地記得自己从前做新娘子的时候，看新娘的人比現時还要多，几十只眼睛从头到脚的盯住新娘看，看得人难受得坐立不安，她們在唧唧喳喳地議論，評論新娘子的臉盤長得好看不好看，身材長得端正不端正……新娘子头低得抬不起來……一个人一生总忘不了做新娘子时候这种滋味的。

庄上有些姑娘們，也在頭髮上抹了一点清水，手拉着手去看新娘子了。她們年紀虽然还小，看新娘子也不是一次了。对于新娘子，她們很同情。要是她們回过头來，碰上一个小伙子的眼光，忽然也会多心地害羞起來。生怕聽見人家这样說呀：“你好好学着吧，过兩年就攤到你做新娘子了！”

前后庄看新娘子的人都來了，一群人走到半路上，只見走來一个穿棉大袍的人，这个人叫朱明扣，外号叫“喇叭”，会吹喇叭，吹哨呐，也是婚丧喜事当中缺不了的人，今天他在刘福貴家里忙着。

“新娘子品貌怎么样呀？”荣兴奶奶問他。

“那还有話說嗎？”喇叭的头仰一仰，故意把声音放大些，好像怕老奶奶耳朵听不見似的：“头一等，我們庄上找不到的，不說人品貌相，就是說几句话，真好呀！人家到底是七里鄉，老社的干部呀！……”說着他輕視地看看本庄的姑娘們。

姑娘們都把头掉过一边去，睬也不睬他。不过他很高兴，她們一定有些不服气了。虽然她們明曉得喇叭的話是不能当真的，他从來沒有說過那家新娘子不好的。不过，她們还是

有些生气：“說得人家这样好，倒看是个什么样子的，干部又怎样呢？姑娘总是姑娘！”

荣兴奶奶帶着大家走到刘家門前。

門前挤滿了人，堂屋里，只見新娘子起先一陣臉紅，随后就笑了一笑，站起身來。她身上穿一件花布的紅棉襖，綠色的棉褲。胸口插一枝鋼筆，口袋里隱隱有个長方的筆記本的样子。她是一張團圓臉，梳兩根短短的辮子。旁的一点都沒有什么希奇，只有兩只眼睛滾圓烏黑，倒并不是溜溜活活的，而是看在人身上有些重量。

她心里想了一下，对門前的姑娘們說起話來：

“你們進來坐坐呀！”

這句話簡直是給姑娘們一个打击，她們大家呆了一呆。后面的人把手掌推推前面的人，前面的人用胳膊在后面的人腰里回了一下。乱动了一陣，誰也沒有進去。荣兴奶奶心里想：这新娘子怎不像做新娘子的，她也不怕生，也不害羞，做新娘子這兩天該有些怯生生的呀，到一个陌生的人家來做小輩，想想婆婆脾气怎么样，想想伯伯叔叔怎么样，怎么她好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呀？

忽然，門外有几个野孩子齐声嚷起來了：

“新娘子上河灘，

拿了淘羅忘了籃；

新娘子走路，

不坐車子要騎騾！”

順口溜一連串的背下去，說得大家都大笑起來，連新娘子自己也忍不住笑了。

.....

照从前，夜里應該鬧新房的。

今天晚上，仿佛也有这种鬧新房的味道了。

刘福貴的六七个年輕伙伴，都兴冲冲地來看新娘了。近來，庄上这些年青小伙子，天天談办社，一心想办社，知道新娘子是七里鄉老社的社委，今天他們不是鬧新房，而是來問新房了。

“新娘子，不怕我們鬧新房呀！”一个大个子裝得有些頑皮的样子。

新娘笑笑。

“我們这是新式，叫問新房，問不出來就鬧！”

新娘越發笑笑。

“你是七里鄉社務委員呀，我們就問一件事，你說办社难不难？”

“不难。”新娘笑着說。并且看看这个大个子，感觉这种問題提得有些奇怪。

“几天办起來啦？”

“不准，十头八天罢啦。”

“噢！”大个子回过头來对其他几个人看看，說：“你听人家新娘子說的，我們这塊打收秋就談办社，朝也談、晚也談，談了头两个月，社还没有个影子，真是急死人啦！”

“說这做什么！我們問具体怎么办。”旁边一个田螺眼睛

的人說。

“对啦，新娘子，到底怎么一步一步办呢？”大个子再問。

“先要自願，”新娘子說：“打通思想呀，家家通，人人通。”

“这不难，我們全成！往下这怎么做呢？”

“往下也不难，大家討論討論，总不过是几个政策問題。”

“政策問題，哎，”大个子再回头看看其他的人：“哎，听听，新娘子，你說什么政策問題呢！”

“土地怎么入股啦，土劳分紅啦，耕牛、農具处理啦，只要齐心，一談就妥。”

“这話独对，就是这些，先談什么呀？”

“土地評產入股呀！”

“有主意，”大个子一巴掌拍在自己的大腿上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我們明晚就开会，新娘子做指導員！”

青年小伙子全都活躍起來。

“你們这倒像开会啦，天天开会开不够，跑新房里來开会啦！”只听荣兴奶奶走來責备他們了。

“哈哈，我們这是鬧新房？”

随着是一片笑声。

最后，新房里只剩下了夫妻倆个。夜已經深了。但是新娘心里回味着剛才一段談話，好像是无数甜言蜜語似的。新郎是个聰明人，猜得到她的心意，就說：

“你到我家，社就能办得快啦！”

“明天我就去开会，把社办起來吧！”

“做新娘子去开会不怕羞嗎？”

“哼，說这！……”新娘子搖搖頭，“媽媽会攔住吧？”

“不会！她也巴望办好社呀！”

新娘觉得出嫁的愁慮全消失了。她記起支部書記陈惠蘭的話，兴奋得很。很想寫封信告訴她。……

房里發出笑声。……

一九五五年二月起稿

一九五六年三月完稿于南京